

民國叢書

第四編

• 98 •



民國叢書

第四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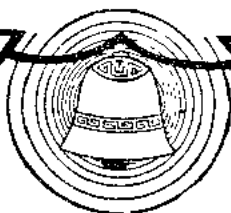
· 98

綜合類

澄廬文選
楚僧文存

鄒魯著
葉楚傖著

上海書店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十二月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十一月滬二版

楚儉文存

全一册 定價金圓柒角伍分

(外埠酌加郵費)

著者 葉楚儉

發行人 蔣志澄

印刷所 正中書局

發行所 正中書局

(1953)

弁言

本黨先進葉楚傖先生，自滿清末年，即主持汕頭中華新報，嗣後歷主上海民立報、太平洋報、生活日報、民國日報，筆政倡導革命，道德文章，世人崇敬，無待贅述。本局以先生著作，不僅富於文藝價值，且多有闢本黨文獻，但均散見報章，尚未彙印成集，保存不易。爰請求先生將文稿交本局出版，蒙先生應允，經唐盧鋒同志詳加選輯，錄有散文三十二篇，札記三種，小說十三篇，政論三篇，小品八則，都七萬餘言。散文、札記、小說爲先生精心結撰之作，政論僅錄三篇，則以當年時事論文，時效均已過去，多數未曾錄入，存此以見一斑耳。再此冊所存，承先生相告，散文有少數近作，外餘均係民國元二年在太平洋、民立兩報刊載之文，其後主編生活日報、民國日報時期之作品，一時竟無法彙集云。是則本書所錄，僅先生著作之一部分，欲求完備，須俟諸將來矣。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七月葉溯中敬誌。

[illegible]

祭黃克強先生文 三四

祭林主席文 三五

悼陳英士先生 三六

憶黃克強先生 三七

謹書黃克強先生 三八

爲范鴻仙徐血兒兩先生募集賻金啓 四三

札記(三種) 四五——八一

壬子宮駝記 四七

嶺左賸觚 五八

一萬里山水美人記 六九

小說(十三篇) 八三——一二五

雲迴夫人 八五

瘋十八娘 九五

忘憂 九七

賈寶玉 九九

嫂嫂 一〇二

目

次

三

男尼姑………一〇五

賣花女兒………一〇九

譚淫小說家………一一一

電話司機女………一一三

阿春………一一五

蒲留仙孽緣………一一九

石女………一二二

常無咎………一二三

政 論(三篇)………一二七——一四九

川藏間行軍里程考………一二九

民國鐵道計畫………一四一

民立報最近實言………一四六

小 品………一五一——一五九

人海百話(八則)………一五三——一五九

守財奴話 人力車夫話 王孫話 名將話 寒歲飢民話 婢女話 伶人話 戰士話

筆記………一六一

散

文

王問篇

蚡髯客既王扶餘，未忘中原，其子孫世守先訓，將投鞭斷海而西。客有具儒衣冠以進虎豹之韜者。王曰：「世有書生嫻軍旅者乎？」客曰：「衡門蓬壁，實居奇偉，景略諸葛，時非書生。王之祖雄才奇略，傾絕寰區，所不能與太原郎君並驅中原者，徒以未得房杜耳。王顧未識之耳。」王曰：「善！試舉其辭。」客乃抵掌而談曰：「王亦知夫龍乎？其蟄長，尺寸之水，悠游於其間，不知有東海也；時勢既至，風雲際會，躍然騰驤，暴鬚扶桑，昂首天衢，狎鯨鯢而亂鯢鵬，天天乎不復知有尺寸之水也；豈非變化之神哉！然而尺寸之水不爲少，東海之溟不爲多者，蟄起之勢異也。使龍若曰：『行潦污下，予不所居，以吞吐風雲之神物，終不成與予不伍。』則暴鬚昂首之時未至，將頽然槁死矣。經略中原者，亦復如是。」王曰：「請問其說。」客曰：「爭天下者以要，要根本者以險，四通八達之區，江迴漢流之會，鞭策所至，四郊雲從，是故滎陽、成皋、楚漢所爭，荊襄、西陵、蜀吳所扼，昆陽戰而光武興，鄱陽捷而明鼎定。洎夫洪氏、鄂岳之得失，實兩軍勝敗之機關焉。蓋其地北可以搗燕幽，東可以下吳魯，分軍南向，閩粵披靡，溯流西上，蜀隴響應，有四馬中原，橫隔四海之勢，得一勁旅鎮之，天下有事，提兵而出，旗鼓所至，人有奔走疲敵之勞，我得左右盤旋奮鬪一擊之利，敵尚有完軍，城尚有堅壁耶！然用武之地，兵家必爭，得之已艱，守之更難，根本未固，而先事乎此，豈

苟分兵四出，或搃吾喉，或指吾背，文報既絕，餉精又匱，策應之師不至，四郊之壘日增，長圍一築，蕩決維艱，孤城危時，曠日持久，一隅陷而全局毀，楚歌四面，一卒不歸，其禍有不可勝言者。故秦有嶠函之固，始得逞於韓魏；漢據關中之險，始獲利於彭城。凡與天下人爭所必爭者，必先堅定不拔之基，然後進可戰，退可守。長蛇勢成，首尾相應。兵家有游師，有駐師。天上之中，游師以之收蕩決攻取之功，非駐師以之創草昧初恍之地也。五十年前，兵戈徧東南，勢非不甚張，徒以局勢散漫，無天險之固爲之根本，遂致鄂岳一失，窮蹙無歸，石頭城開，功名成夢，豈非洪氏之誤哉？有英雄出，如羽毛未充，支體未健，必先謀可守之地，建雖敗不蹶之基，稍稍略郡邑，以下人心，事機已熟，投袂而起。然兵變初開，驟犯天下之難，恆倍其事而半其功。於是迴翔審視，因爭所必爭，先爭其必爭之區，如剗刃於腹，扼其喉，喉雖非腹，得而扼之，腹無可避矣。爭必爭之區，則必爭之區，如在囊橐，金柱破而金陵危，田鎮得而武漢復。金陵、武漢，固所必爭，而金柱、田鎮，實金陵、武漢之喉。故言軍旅者，不特當知所必爭，亦當知爭必爭之所。必爭昔武侯志在誅曹，乃先入蜀，蜀非必爭之地，然以先主勢孤，荊州四戰，非憑險以待時，將無以自固。智者輕重先後之計，有如此者，若徒知爭天下之要，而不審進退，不固根本，是何異未遇風雲際會，而貿然作暴鬚昂首之態乎？王曰：「根本險要之說，已聞命矣。攻問進取之方？」客曰：「漢杜中原藏亂之府也，其地山川盤鬱，簞林深密，拳蛇之略，毒龍之峒，繚繞迴曲，一人入之，百人不得而收也。且其民僇僇難處，慄悍爲風，小惠小威所及，可立致十萬茹血搏肉奮不顧身之師。比年以來，亂事蠭起，官吏走於途，兵士死於野，卒不一當，而彼之出沒靡常，起伏未已，抑又甚張。」

蓋天假此至險，以伺中原之釁者也。世無武鄉、伏波，其地其民，終非中原帝王所有。桂林北負越城，東倚龐嶺，湘、離二水，銜尾分流，兀然爲粵、湘之門戶。唐黃巢自桂州出湘水，竟渡江淮，入東都，幾成覆鼎之功。洎夫宋代，蒙古將兀良哈台，自交趾還軍侵宋，北入靜江，遂破辰沅，入潭州，而洪氏循其舊轍，浮湘而下，雲擾中原。蓋自嶺南北窺中原，必出於此，天所以授大王者也。大王苟得撫而有之，爲馳驅中原之本營，天下有事，以一將軍出東川，以取川、蜀，扼揚子之上流，而身率十萬衆，北下瀟湘，登衡山之嶺，揚鞭一呼，而蜀川之師，沂江來會，則大江南北，悉奉旂常矣。此根本已固，而赴於爭天下之點者之所爲也。長江之利得，分據之勢成，會師武漢，東就中江之粟，以餉勝，於是挾纒以上京、漢之軌，北略京洛，剋日渡河，陳兵燕趙之郊，耀師涿鹿之野，百姓有不簞食壺漿以迎大王者哉？夫武漢本四戰之區，保吳、楚者必爭，守川、蜀者必爭，圖幽、燕者亦必爭。今王已盡有吳、楚、川、蜀，而畫投鞭渡河之策，內必先顧之憂，外必直扼中原之吭。武漢夾江而峙，旌旗相望，長江天塹，盡爲吾有，又有鐵軌，直貫豫、晉而北行。朝飲馬於江南，暮垂鞭於易水，疾風迅雷，一日千里，功有不終朝而成者。此既得天下之要，而規大局者之所爲也。然此僅略具規畫，未析秩序，書生所易言，英雄所難致者。今請爲王進而籌其故。凡天下事，莫難於將發，而莫險於未發。當世英奇磊落之士，竭神盡志，謀有所建，樹者不乏其人。然陳吳之呼未起，宗澤之志長虛，胼手胝足，隔起閭閻，於天地羅網之下，振孤臣孽子之心，心良苦矣。一發不中，遂潰其謀，讀「出師未捷身先死」之詩，真使人涕淚滿襟，而未已也。故兵法曰：「守如處女，出如狡兔。」人苟有志於四方，事機未熟，實力未充，則寧辱於胯下，屈於種菜，必不

忍以無限之前程，輕於一試；非怯人而惜己也。懼天下事或孤注於我，則我一不慎，遂罹於禍，繼者不起，天下事將自我誤之也。已發矣，必其措置天下之策，已熟籌於未發之前，若網在綱，若衣挈領，一舉手而大局井然，始能濟事。此其間雖有紆迴曲折以厄我者，然亦如江水之環迴大地，特成一種殊流俱東之致，固至聖至神所不能免，亦成大事者所不必避也。一王曰：「然則將有待乎？」客曰：「不然！治平之世，不利於野心，使中原安謐，君民翕從，四郊不驚，下無妖心，王雖有蒼頭百萬，孫吳爲之謀，絳灌奮其武，挂帆而北，萬艘潮激，亦未見其有功。若民潰於內，威挫於外，則七十二城，一酈生而降之矣。王將以今之中原爲何如耶？」王曰：「不知也。」客曰：「大丈夫不畏亂以苦民，不自閒以達衆，故舜禹治水，不避發民行役之勞；湯武應天，不顧兵凶戰危之義；行德施惠，博愛濟衆，治世君主宰輔之能，而匡艱任鉅，與民更始者，亦亂世英雄之責，不得以草野末下，遂諉其難者也。王亦中土之裔，雖山河綿邈，別開新業，姓氏彰明，誰非漢臣，海內民族，輾轉於鞭笞之下，殘燬於水火之中，所翹首欲得一蓋世之救主，撫而慰之者，有年矣。王欲舟行而西乎？閩浙之郊，非不盡漁鹽之利也；然地局散漫，無險可據，既不能偏師直搗，越萬里而據川蜀之險，又不能仰攻以上，收必勝之功，故有明一代，唐魯以亡，而前此之海氛雖熾，一登閩浙之岸，未有不卽解纜以去者。蓋勢居下流，可以備國家之枝葉，非所以定草創之根本者也。此不可居者一。王欲挂帆而北，越吳魯而鳴渤海之鼓乎？田橫雖弱，尙存五百之衆，珠崖雖棄，尙固室家之誼，泥或墮於秦庭，禍或等於門馬，則塞外之敵騎並連，山海關破，阿房宮焚，不幸異因同果，重演八國之劇，是下未有驅龍之珠，而人得蛤蚌之貝也。此不可居

者三王將略蒙滿之郡，拊中原之背乎？元室以之開百年之祚，今朝以之啓萬世之基者，宜夫大勝於漢、桂矣。然風景不殊，舉目有河山之異，今朝與元室之所以能長驅直入，主有中原者，因秣馬厲兵之地，卽父子兄弟之鄉耳。凡主客之勢既殊，則攻守之局亦異。今朝應運龍興，長白山、鴨綠江畔，先已蔚然成豐鎬之觀，故控馬南來，無後顧患，而元勦吳、三、桂，又兵不血刃而迎之，此萬世一時之利，非可例諸故常者也。若一攻一守，各竭其能，卽蒙滿有可恃之兵食，長城、兀峙，未必能插翼過之；況塞外荒漠，兵食維艱，南北迢懸，濟師不易，既未若鑊、日之根深抵固，又益以日、俄之叵測爲心，功未成於百世，而禍必啓於頃刻矣。此不可居者三。王將據中原之腹，以命令四方乎？則武、漢而外，鄭、衛所必爭也。武、漢爲東南之樞，京、漢之首，前已言之。夫有武、漢者，有長、江也；有長、江者，有川、楚、湘、皖、贛、吳、越也；有川、楚、湘、皖、贛、吳、越者，有閩、粵、滇、黔也；有閩、粵、滇、黔而青、海、西、藏，朝命不達，東南無完土矣。鄭、衛處中原之地，春秋戰國時已爲必爭之區，故晉、楚競霸，師集於鄭；秦滅諸侯，禍首於梁，以今之地勢言之，則北、護、燕、晉、羽、翼、秦、魯、延、鐵、軌以南，與武、漢相應，爲北方之中鍵，京、師之門戶。此二要者，固高屋之領，振衣之領也。然劉、表不聞以武、漢與厲、惡不聞以鄭、衛王，卒亡其國者，豈非地理有可恃，而人事無可稱耶？勢力不充，而居四衝，孤危之際，誰與成功，此必居而不可猝居者一。王將安其祖業，以海外王終耶？此誠務本之志也。然祖國有難，不可不赴；人臣天責，不可不盡；雲霓之望，不可久虛；風雲之會，不可不厭。況莊、宗之矢未還，襄、公之仇未復，小朝廷豈忍偏安，大風歟？何能絕響？此可居而不可久居者又其一。夫如是而滇、桂爲首至之地矣。且吾聞之天時、地利、人和，謂之三寶，三寶已集，國無

不與。天時、人和，雖不可知，而地利之可證者，彰彰不湮。昔秦得百二而王，齊得十二而霸，大王苟挾海若，走鯨鯢，激天風，越南溟，則鬱江、淙淙，麗江、澄澄，臣請拔劍而起，爲王歌從軍之行。」王悅，署上將軍，後兵敗不知所終。或曰：「於燕、趙市上屠酤中，曾一見之。」

說詩上

詩之作，古已擊壤之頌，於古已著。漢夏繼作，光國有章，然六詩之義，旨未修焉。（周禮春官大師教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用體既殊（風雅頌爲體，興賦比爲用），制裁斯別（關雎、鹿鳴，興體所著；然鷓鴣、鸛鳴、東門、伐木諸章，毛鄭之義，不可不知焉。古者行人，必習於詩。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趙孟常棣之答（左傳昭公二年）季武棠之詠（昭公二年），折衝尊俎，喻志睦鄰，詩爲尙已。洎乎周、季、孫卿、屈原，離譌憂國，作賦以風（前漢藝文志），隱懷悲惻，上紹三百篇之緒，然炎漢而後，賦頌先鳴，比體雲構（文心雕龍）詩系所繼，因時別矣。姬周以上，宗於四言。後有作者，居文辭之要，謂四言文約意廣，取效風騷，使可多得，又苦文煩意少（鍾錄評詩序）故三用之義，世或未達，擇辭之習，因時漸異，而五言興焉。夏歌曰：「鬱陶乎予心。」楚辭曰：「名余曰正則。」直爲濫觴。李都尉（李陵）以下，建安（陳思、公幹、仲宣諸子）太康（陸機、潘岳諸子）永嘉（謝朓、顏延年諸子）諸子，實樹其風。雲間、扞

其芬芳，庾信盡其精俊，不特東南之美，亦且國家之秀。五言冠冕，於斯爲盛。辭旨漸移，南北復異，江左發越，河朔貞剛（附書文學傳）。翩翩詞流，遂多得失。然掇彼清音，委其蕪穢，洵乎斌斌盡美之作。而江淹、沈約、任昉、溫子昇，鳳翥鸞翔，亦一世之俊也。陳隋之主，習爲靡麗，淫詞荒政，君子少之。一時逸響，有空梁薛隸，庭草王郎，遇雖不淑，要亦未足與世主處耳。李唐一代，詞藻郁郁，精深宏博，各盡其術（新唐書藝文志）。虞監揚其清響，沈佺期、宋之問，攜其芳華，岑參、高適，嗣韻於宸陛，李太白、杜甫，樹則於謫居，英英嶽嶽，蔚然可範。然之間，阿昌宗、少陵，倨見嚴武，狂易之漸，識者於是有所憂矣。比近論詩，不恕中晚，而南山一什，炳靈百葉，非元白，讓俗可掩。自唐以後，體制一變，論者言杜韓以下，風騷漸遠，後有作者，非其比矣。

說詩下

有唐既熄，海內擾攘，五代十國，朝夕相替，士夫視朝廷如傳舍，無氣節之可言，而詩道亦衰矣。即有作者，亦如靡曼、潘佑、李昊、唐蜀之徒，然其人不足稱焉。李煜、王衍，才藻煥發，皇帝誤入，斯近蝶冶。香階割機，愁水東流，詩道摧而詞語盛，靡然亡國之音也。雖然，詩文之所以變，亦有不得已者（蘭亭林語）。炎宋既興，大而朝廷，數面草野，所作